

# 宦海渊藪

陆天明 ● 著

丑！丑！丑！  
怪！怪！怪！  
欲望之张狂  
官场之齷齪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# 宦海渊藪

陆天明●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再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宦海渊藪/陆天明著。—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2003.3

ISBN7-220-05307-X

I. 宦… II. 陆… III. 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C52

中国版本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87211 号

**书 名: 宦海渊藪**

**作 者:** 陆天明

**出版发行:** 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盐道街3号)

**印 刷:** 成都鸿业印刷厂

**总 经 销:** 新华书店

**开 本:** 850×1168 毫米 1/32

**印 张:** 12.5

**字 数:** 275 千字

**版 次:** 2003 年 3 月第 1 版

**印 次:**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**印 数:** 1-5000 册

---

**书 号:** ISBN 7-220-05307-X /I·1058

**定 价:** 26.00 元

怪丑  
！  
怪丑  
！  
怪丑  
！  
欲望之张狂  
官场之龌龊

## 序 章

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。他已经死了，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。

医生说父亲死于脑溢血，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他有这种病，我不相信，可人已经凉了。

父亲下葬后第二天，贺三喜来找我：“这里有封信是你的。那天我碰到乡邮员，他要我把信带给你。我把信给了施爹，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。我这几天只记得忙，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。”我接过信一看，是我的入学通知书，北京中医学院，我考上了！可是，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。

当时父亲接了信，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儿，嘴里说：“可能是的，可能是的，等达华崽来了再拆。”可还是忍不住拆了。他看了信，便仰面哈哈大笑起来，一只手举了上去，吼了一句：“苍天有眼，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！”就一头栽在地上，再没有起来。

这天，初中同学符勇军和朱永政来到了二龙湾，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，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。我说：“高中都不让我读，还让我读大学？”他们互相望一眼，都不做声。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，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，垂着头在灯下一支接一支抽烟。我装着睡着了，咬着被子，眼泪把枕头濡湿了很大一块。清早父亲对我说：“我下山走一趟。”就进城去了。晚上回来，喘着说：“你可以考，我问了，你可以考！”边说边把拳头对着土墙用力打去，皮都破了，血渗了出来，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，在

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。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坎上，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。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，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。消息传来，朱永政和符勇军都拿到通知书了，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，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。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询的眼光，垂了头恨不得夹到胯里去。父亲说：“就算没考上，那还能怪你吗？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。”我心里想：“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，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子就吹灯拔蜡了。”我强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，那样明年还有希望。没想到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来了，更想不到父亲就那么去了。

刚进大学的时候，农村改革刚刚兴起，暑假里我和符勇军朱永政一起，每人背上一个挎包，到丘山全县的各个乡去搞调查，找各种各样的人了解情况，把农民们说的话都用小本子记下来。晚上，就睡在草丛里，蚊子多得要命，就轮着摇扇子，把白天了解的情况做出种种分析，得出宏伟的结论。睡在青草中仰望无边的星空，真有临环宇而小天下的豪迈气概。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上大半夜，似乎结论有关民族前途人类命运。漂流了二十多天，我们到了朱永政家，关上门忙了几天，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，三万多字，寄到国务院去了。虽然如石沉大海，但几个人还是觉得办了一件大事。

有一天在操场边碰到了任曼云，我点点头与她擦身而过。走过去后她叫我：“施达华。”我乖乖地站住了，转过身去。她站着不动，也不做声，笑着。我怔了一会儿说：“有什么事吗，任曼云？”她说：“谁规定了有事情才能叫你？”我站在那里很不自在，说：“那，那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她头那么轻轻一点，似乎是叫我过去。我怕自己领会错了，仍站着。她手抬起来，食指轻轻勾了一下，我像接到了命令，挪步走了过去。她说：“前天药理分析我缺课了，要抄你的笔记，拿来。”我从书包里把笔记本拿出来。她接过去，也不说什么，仍望着我，笑着。我心中发慌，说：“还要什

么,任曼云?”她仍然望着我,说:“不要什么。”我躲着她的眼光,盯着她的脚。她轻轻一笑说:“施达华。”我猛地抬头说:“什么事,任曼云?”她抿嘴一笑说:“没什么事。”我站着不动,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,抬手用衣袖擦了一下。她哧的一笑,手很优雅地一扬说:“没什么事,你去吧。”过几天上课时,她当着同学们的面把笔记本还给我,旁边的男同学都感到惊奇,直对我挤眼睛。我看见笔记本的封皮已经包好,里面破损的地方也都用透明胶带粘上了。我心中大为感动,却不敢往深处想。任曼云是我这样的人消受得了的吗?她的漂亮在我们系里甚至全校都是出了名的,寝室里的男同学经常站在楼上窗口,看她打了饭从楼上经过回宿舍去。有一次我看见她在食堂里喝粥,外系一个男同学坐到她身边想搭话,她把勺往碗里一扔,“当”的一响,端着就走。何况她是北京人,父亲又是军级干部。传说班上有八个同学想追求她,被称为“八老”。这样的女孩我从来视若天人敬而远之,想都没想过自己能与她有什么特殊的交往。上大学三年多来,我很少跟女同学说话,更不用说跟任曼云了。我并没有小看自己,内心甚至还很骄傲,我尽量把这点骄傲从学习上特别是考试中表现出来。同时我又很现实地看自己,我凭每月二十一块钱的助学金生活,衣服也没有一件潇洒的,书包还是帆布的军用书包。校园里还有几个人用这种老式书包?以前寝室里几个同学在争论任曼云的挎包是仿皮还是真皮的,面红耳赤几乎要吵架,最后考察的结论是真皮的,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小牛皮。就凭这点差别,我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跟任曼云有什么特殊的来往。不是自己的东西,想它干吗?我心如止水,也就不必像“八老”等人辗转反侧,夜不能寐。因此我感动过后,只觉得任曼云是个好女孩,别的也没去想了。

这样我跟任曼云就明确了那点意思。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就这样发生了,我幸福地觉得世界是一个虚构。我不放心,总是问她怎么会喜欢了我,还有那么多优秀青年呢。她说:“他们太聪

明了，看上去那么浮着，轻飘飘的。”我还不放心，再问几次，她说：“喜欢就是喜欢吧，爱就是爱吧，为什么一定要问那么多为什么？”又说：“我就那么不会看人？杜聿明的女儿，那么多公子哥儿围着转，她都看不上，偏看上了布衣子弟杨振宁，怎么样？那才是眼光呢。”她这么一说我感到惭愧，我哪能有那么大的出息？我沉醉了好些日子，捧在手里都怕手心那点热气把她融化了。跟任曼云的交往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奋斗精神，我不做出点事来怎么对得起她？我真觉得她样样都好，连生气都让人爱。在一个台湾作家写的书上看到，他声称自己的妻子是“亚洲最漂亮的女人”，我觉得简直是胡说八道，真恨不得一拳把他打到墙上变幅画。想来想去还是原谅了他，他没到北京中医学院来过，也没见到过任曼云啊。

交往了几个月，我发现任曼云把我想错了。她觉得自己的愿望对我来说都是圣旨，因为她是任曼云，我只是施达华。我压抑了自己去迎合她，反抗的冲动却越来越强烈。有些事情，我心中明白要怎么做才会让她高兴，可事到临头心里就别扭着，怎么也做不出来。她的目标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上等人，有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情感方式。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正如我也没有力量把平民意识灌输到她大脑中去。我不能没有止境地扭曲自己，哪怕是为了任曼云也不行。父亲的血流淌在我的血管之中，形成了既定的体验方式。遗传密码作为一种神秘的信号，其选择方向是那样固执，它无可更改地决定了我。

应该让任曼云知道真实的我，我施达华虽然穷，虽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，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。任曼云要带我去交结一些“有层次”的朋友，我陪她去了几次，觉得格格不入。那些人的优越感，我感到非常可笑，他们自己却十分认真。特别是有一次，任曼云向别人介绍说，我父亲是省城著名的中医，医学院的教授。我别扭得不行，也只好点点头。事后我生气说：“我什么时候跟你这么说过！”她说：“那些人都是很讲究的，如果连教授



都不是，他们会有想法。”我说：“管他怎么想呢，他算老几？”她说：“你怕什么，他们又不会去调查。你也理解理解我。”也许，我是得理解理解她，她按照自己的观念与人交往，她爱面子。可她说顺了口，对谁都这么说，我生气也没有用，她不在意，说：“达华你别太认真，也让我对朋友有个交待。”我说：“你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，我站在那里都想钻地缝了。”两人争了一会儿，我还是退了下来。她是任曼云，我不能跟她生气，我只能憋着自己。

渐渐地我对任曼云的感觉有些变了，我相信她也是如此。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，我必须悬崖勒马。可我扭着自己，扭得了一时还扭得了一世吗？我在她面前太被动了，我原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扭转局面，可这奋斗一时半会儿无法见效。我想，女人是给人爱怜的，没有那点怜惜，那爱就没有根底，就像女人涂胭脂不打底粉，托不住。

毕业后，任曼云去了卫生部，我把铺盖一卷搬到研究生楼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。

三年很快就过去了。这期间任曼云来过一次，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。她反复对我说一定要写入党申请书，我就写了，很顺利地入了党。一天，系里的人事干事找了我，问我愿不愿留校。我说愿意，我心里早作了这种准备，在药理专业的四个研究生中，我发表的论文是最多的。过了几天他碰见我，把我拉到路边说：“有人看上你了。”他说的是系里姜教授的女儿，我见过一次，印象挺不错的。我心里觉得可以试试，又不好意思就表态。他见我迟疑着，又说：“这件事对你各方面都有帮助。”我以为他说的是学术上，说：“我又不是那个专业的。”他说：“学术是一方面，还有个人发展，在北京发展啊。”我知道姜教授说话的分量，我的导师那么神气，也要让他几分。可把这件事跟留校联系起来，我很难接受，那样我不成了投机分子？我说：“让我想想。”他很感意外，说：“尽快给我一个答复。”又暧昧地说：“毕业的安排也就在这几天了。”

回到宿舍我想来想去，决定即使要跟那姑娘试一试感觉如何，也得等毕业了再说。还没开始就欠下一个人情，那怎么行？我没去找人事干事。他遇见我，询问地望我一眼，我模糊地笑一笑，他就再没表情了。半个月后，消息传出来，留下来的是我的一个同学。我感到委屈，可跟谁去说，又怎么说？我体会到哑巴吃黄连的滋味。原则千条万条，利害关系是第一条。实质性问题，都是在这种微妙之处决定的。我的导师问我愿不愿去药检局，我说：“我回省里去。”到底我在北京呆了八年，还是呆出了感情。我安慰自己说：“北京有什么好？最大的好处就是难得进来。”又想着自己如果玩点小聪明，先应了人事干事，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，岂不就没这场委屈？可如果那样，我施达华还是施达华吗？

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心中感到郁闷，就到街上走一走，最后看一看北京。数日来的彻夜静思，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。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，推动着我，似乎无可抗拒，我还是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，哪怕孤独，哪怕冷落，因为，我是一个知识分子。

夏日的夜晚，我在街头漫步。凌晨三点，我翻过围墙，回到了宿舍。

## 第一章

在那个炎热的上午，我走进了市卫生局大院。我准备去局办公室报到，然后把关系转到中医研究院去。在办公大楼前，我非常奇怪地被楼前那一架紫藤吸引了，便移步过去。紫藤叶密得几乎不透阳光，茎干泛着暗绿，如少女腕上脉脉的血管，弯弯曲曲地生长上去，一串串果荚垂下来，毛绒绒的很可爱。在绿叶的荫庇下我身上的汗消退了，心中莫名其妙地轻快起来。

办公室只有一个人，埋头写着什么。我咳了一声，他抬头扫我一眼，又埋下头去。我只好开口说：“同志，同志，我来报到的，”他眼皮慢悠悠向上翻一翻，头也不抬起来，说：“有话就说。”我把派遣证摊在桌上，一根手指头顺势在“医学硕士”几个字上一划。他斜了眼一瞥，似笑非笑地一笑，不理我。我退到沙发上，拿起一张报纸来浏览，心里为刚才那一划感到惭愧。好半天他并没有理我的意思，我只好再过去，吸口气缓声说：“同志，我是北京分来的，去中医研究院，已经同意接收了。”他模仿着我的声调说：“同志，你没看见我在给冯局长写材料？冯局长的事重要呢，还是你的事重要？”一边把双手五指捏拢搓着，头晃过来晃过去两边看着：“哪个大，哪个小？”我心里堵着，抓起派遣证就走。冲到门口，想着这里就是一关，怎么说自己还是要过这一关的，只好回头问：“您呢，同志您什么时候有空打发我？”他品一口茶，很有表情地吞下去，咂着嘴唇慢悠悠地说：“下午，OK？”尾音长长地拉上去，不知是轻蔑呢还是嘲讽。

我下午再去时，那年轻人等久了似的从椅子上一跃而起，好像有人按下了迫击炮的机关，趋步到门口来迎我，做了个伸手要握的动作，我没反应过来，手垂着没动。等我明白了时，他的手已经缩回去了，又再一次伸过来，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摇了摇。他把我让到沙发上，把落地电扇对着我吹，再倒杯冷开水放在茶几上，说：“辛晓光，这就认识了，是吗？”我简直想不明白是怎么一来，狸猫就变了太子。我掏出派遣证说：“办了吧。”他说：“先凉快凉快，朱主任要跟你谈谈，冯局长吩咐了的。”他自我介绍说是前年从医科大毕业的，就留在局里了，又叹气说局里的工作就是打杂，当下手，虚度年华，还不如去当医生或搞研究。我说：“局里就是局里，鲨鱼掉片鳞下来比鲫鱼还大呢，前途无量。”我说着举起一根手指头往上戳一戳。他要把脑袋从脖子上甩脱似的拼命摇头说：“前途无亮，真的一点亮都没有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搞个副科级退休，还不知这个理想能不能实现。”

辛晓光跟我说话，说来说去就说到冯局长身上去了。冯局长我认识，四年前我们班十二个同学到中医研究院实习，那时他是院长。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辛晓光说：“王主任来了，让他跟你说。”话刚落音，门口果然出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人，进了门一直走到我跟前。我刚站起来，手就被握住了。我说：“王主任您好，您好，朱主任，好，好。”他说：“你的情况我们知道，想把你留在局里工作，这是冯局长的决策，他亲自点了你的名。”我感到意外说：“本来我想到中医研究院去。”他说：“那边也需要高学历的人才，局里呢，就更需要，要不怎么叫局里呢？”又把头转向辛晓光：“是不是？”辛晓光连连点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局里就是局里。”王主任说：“我给胡少南打个电话，就是说是冯局长的意思。”我说：“我可能做不好行政工作。”他说：“谁说的？我们不这样看。留你在局里是冯局长亲自提出来的，冯局长。”说着身体前倾，右手食指在茶几上点了点。冯局长点名要留我，难道是那年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？自尊心受到了意外的尊重，心里感觉到温暖。我

一时还转不过弯来，说：“要不我明天决定？”

我打电话给符勇军，想跟他商量一下。几年前他分到省电视台，一直在那里做《社会经纬》栏目。不一会儿他开车来接我，说：“到朱永政那里去。”朱永政在华中大学教书。三个人一起去吃晚饭，我就把局里要留我的事说了，朱永政说：“行政有什么搞头？到头来两手空空，一辈子连一本做枕头的书都没有，还是搞业务好些。”符勇军说：“一个医生吧，治一个人也就治一个人，到局里就站得高了，全市都看到了。”我说：“那是局长站的地方。”他说：“宪法上哪条规定了施达华就不能站？要办大事，小地方办得成？”朱永政说：“你一个研究生给别人去做狗腿子干什么？”符勇军说：“谁不是狗腿子做上去的？”第二天我去局里，心里还没拿定主意。王主任说：“哎，你来晚了，冯局长到市政府去了，他本来想亲自跟你谈一谈呢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不由自主地说：“如果局里一定要留我做点杂事……”王主任马上说：“哎，还能让你做杂事？局里管全市，管政策，管地县。这个大院里就你一个研究生，第一个！培养对象，冯局长说了的，培养对象！”辛晓光附和说：“当然，当然。”神色不太自然。

我到行政科去领派房单，温股长上下打量着我说：“施达华？”又说：“刚报到就一个人一间，在局里还是第一次呢。这间房子是冯局长亲自打了招呼的。”我心中一热，觉得自己留下来还是对的，领导为我考虑得多细啊。房子倒是其次，难得的是一份看重。人活在世界上，有一半也是为了“看重”这两个字活，不然追求成功于什么？

温股长要陪我去看房，我拦着他，他说：“把新来的同志安排好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吧。特别像你，我们更要表示一个态度。”走在路上他给我介绍局里的情况：“别看院子里也就这几百人，房子紧得很！冯局长到局里几年了，还住在中医研究院，每天来回折腾，不愿来挤着别人，三八作风！”到了单身宿舍，上了四楼，楼道里黑黑的。温股长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到了开关，把灯开了。

住户把楼道当做了厨房，两边放了桌子、煤炉，只剩一条窄窄的过道。我不小心碰翻了什么，掉在地上“咣”的一声，是一只锅，里面还有剩稀饭。进了房间我觉得不错，挺大的一间，已经粉刷好了，窗前一株银杏树给房中染上了绿意。温股长说：“空房有三间，一楼呢，地上能养活泥鳅，六楼呢，热天能烤火焙鱼。”我去招待所拿行李，温股长还要陪我去。下了楼他说：“你猜我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几年了？”我说：“三年。”他摇摇头说：“往上。”我说：“未必有五年？”他说：“猜不着吧，谁猜得着？我自己也猜不着，八年！八路军一场抗战都打完了，我还坐在这里。再坐那么两三年，就超龄了，科长养老了。”我说：“科长你兢兢业业工作，我们都看在眼里了，人心就是评价。”他摇头说：“要说看在眼里，这一百一万人看在眼里不如那一个人看在眼里。一万个人说你好那不管用，你还坐在老地方。老地方坐久了心里发凉双眼发黑，人活就是活那一线光。”

到了招待所，温股长提了箱子就走，我抢上去说：“还能叫您提这么沉的东西？一箱子书！论年龄也轮不到您。”服务员进来要我等一下，开了票我签个名就算结了账。温股长望着我，欲说还休的神态。我望着他笑一笑。他说：“冯局长跟你早就认识了吧？”我说：“好几年了。”他明白了似的点点头：“你跟冯局长挂点亲？”说着左右手食指勾在一起。我摇摇头。他说：“他跟你爸爸是老同事？”又把两只手掌并在一起。我说：“我四年前实习见过他，他长什么样子都忘记了。我昨天才知道冯局长是局长了。”他耸耸肩，拼命摇头说：“那怎么可能？”我说：“怎么不可能？”他再次摇头表示不相信，见我很认真的样子，就信了，很遗憾地叹口气说：“那冯局长他是真正的尊重人才呢！”我说：“我也不懂，那您说呢？”他说：“那当然，当然，谁说不是？谁也不能说！”停一停又把双手拍得啪啪响说：“糟了，糟了，我得去了，到时间了，来不及了，已经晚了！”说着站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外走，一边说：“下次再来帮你搬！”看着他的影子一闪，留下一个空门，我愣住了。

星期一我在办公楼碰见冯局长，我还记得他的模样。我站在那里，不知上去招呼好呢，还是不上去好。我不愿做出迫不及待的样子，就愣在那里了。冯局长走上台阶，望我一眼说：“是小施吧！”我一下子觉得非常感动，这么多年了，他还能一眼就认出我。我说：“冯局长早。”我知道下面该说谢谢关心的话，可就是说不出口。心里谢着就可以了，说出来感恩似的，反而俗了。冯局长说：“房子安排好了没有？”我感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表示感谢的机会，嘴上却说：“分好了。”冯局长往楼上走，一边说：“我对你还有点印象，一看到你的名字，就从胡少南那里挖过来了。”我又感到了一次机会，自己应该对这种器重表示一种姿态，话都涌到了嘴边，“冯局长这样看重我，也是我们有缘，我以后要扎扎实实为局里干点事，不辜负了冯局长的关心。”可话含在嘴里就是说不出来，只是机械地点头说：“谢谢冯局长。”自己都觉得这几个字太不够劲了，没有力量，等于没说，问个路也得说声谢谢呢。

办公室三张办公桌从窗边排到门边，临窗的是王主任的。前天王主任告诉我，龚震华调到医政处当副处长去了，他的办公桌归我，是中间那一张。我见辛晓光坦然地坐在那里，就拉一下抽屉给他一个暗示，谁知抽屉是锁上的。辛晓光说：“那张是你的。”手往后面一指。怎么过了一个星期桌子搬了？看来他周末并没闲着。桌子的排法也有点意味，靠窗的光线好通风好，当然是王主任的，然后按身份排下来。说起来坐在哪里也一样工作，可位子的位置不同，那种感觉就不同，这点小小的不同就可以带来很多不同，甚至是很大的不同，至少在人们的印象中，谁在前谁在后就从这里看出来。想着辛晓光是这么一个牛角尖也要钻一钻的人，看着他的后脑勺，越看越不顺眼，总觉得有说不明白的不对劲。我施达华还没堕落到要跟他来争这点鸡屁眼事的地步吧。辛晓光站起来把热水瓶摇一摇，瞥我一眼，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说：“我去打水，我去。”下了楼我心里疙瘩着，不说学历说资历吧，我还比他高一届呢，他有什么资格命令我？又恨自己心太

软，就坐着不动装不懂，他拿我杀肉吃？这么一接，就接上手甩不脱了。提两瓶水累不死人，可那一瞥的眼神实在太难看了。这时辛晓光也提了两只热水瓶来打水，不用说是隔壁冯局长办公室的。提开水还分了贵贱？可笑！我就不相信冯局长会因为这两瓶开水对他另眼相看。我回到楼上，王主任已经来了。他说：“打开水去了？好。”他这么一说，以后这事就得由我承包了。我拍一拍身边的桌子说：“我坐这儿？”心里希望他说话把桌子调过来。他说：“怎么，换过来了？”又笑一笑说：“算了小施，算了。”我也只好算了。

坐下来我又发现刚才还放在自己桌边的落地电扇，已经被辛晓光拿到自己桌边去了。我觉得可笑。这又是一个便宜吗？这么一拿，就拿出了一种意味，他不把我放在眼中，否则他敢？我在心中骂了一句“小人”，又想自己若跟他在这个层次计较，那我成了什么？不屑于！我翘一翘嘴角，把这几个字轻轻吐出来：“不屑于！”声音轻得只有自己的心感觉得到。我不觉得这些小事有什么计较的价值，可心里还是像卡着一块鸡骨头似的。辛晓光他敢，他居然就敢！

## 二

慢慢地我熟悉了环境，也熟悉了一些人。上班没事干，我就到斜面对的监察室去串串门，跟曾瑞云说说话，王主任也不说什么。我问曾瑞云：“你们这几年都是怎么坐过来的？”曾瑞云笑了说：“施达华你才坐这么几天就坐不住了？坐十几年几十年的老科长多得是！都有个过程，坐几个月脾气就坐顺了。”我说：“办公室真的是改造人的地方啊！”曾瑞云说：“你是培养对象，你不同。”我说：“说起来我也真是对象，我女朋友的对象。”她赶紧问我女朋友是什么人，知道我还挂单，马上表示要帮忙，说：“你有什么条件？”我说：“三个硬条件，第一必须是个人，第二必须是



个女人，第三必须是单身女人。”曾瑞云说：“真的给你介绍一个你要不要？我先生他们医院里护士一个比一个动人，脸蛋嫩得出水。我先生说他结婚结早了，刚一结婚，漂亮姑娘不知从什么地方都冒出来了。”

正说笑着，辛晓光在楼道里喊：“施达华！施达华！我赶紧跑回办公室，辛晓光正在看报，头也不抬。我说：“刚才谁在喊我呢？”他说：“怕冯局长看你不在，那样不好。”他这么阴，他做得出来，他要告诉所有的人我串门去了。我生气地说：“我上厕所去了，不必请假吧？”他眼睛盯着报纸说：“厕所在曾瑞云的办公室，那是男厕所还是女厕所呢？”我气得一股无名火要从嗓子里喷出来。我想说：“那你去问曾瑞云，她会告诉你。”可没说出来。我跟他争这口闲气，我值得吗？

天天这么坐在办公桌旁，没做什么像样的事，倒是坐出了一种感觉。这种感觉好像是荒原上的草，不知不觉它就长出了模样。这么混混沌沌过了几个月，就到了秋天。每天翻翻报纸做点杂事就过去了，我心里很不踏实，又觉得奇怪，世界上还有这么拿工资的人。我每天都在盼望着有点什么像样的事让我来做，这盼望总是落了空。每过去一天，我都像在黑暗的台阶上踩了个空，心中空落落的。人吧，活着就要活那一线光，人谁不想往亮的地方走？我的一线光在哪里呢，先要当上个科长，然后再一步步上去。坐在这张桌子前面，眼前就是这一线光。我自己也觉得奇怪，以前根本不屑一顾的东西，现在倒成了向往的目标。我在不知不觉中把别人的目标当做了自己的目标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我？说不清，办公室真能改造人啊。

冯局长带小龚去北京开会了。这天局里分柚子，每人两袋，一百斤。辛晓光叫我一起把柚子送到冯局长家去，黎师傅开车。我说：“你们俩送去算了，三个人两袋柚子，吃都吃了！”黎师傅在一边说：“去吧，一起去。”黎师傅平时跟我关系好，听他这么说我就去了。去工会拿柚子的时候，辛晓光在里面翻来翻去，要选大